

DOI: 10.13957/j.cnki.tcx.2023.06.024

引文格式:

吴文轲, 邵毓. 新时代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展陈理念研究[J]. 陶瓷学报, 2023, 44(6): 1262–1266.

WU Wenke, SHAO Yu. Exhibition philosophy of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 Museum in the new era [J]. Journal of Ceramics, 2023, 44(6): 1262–1266.

新时代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展陈理念研究

吴文轲¹, 邵 毓²

(1. 景德镇陶瓷大学 美术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2. 景德镇陶瓷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 要: 自国家大遗址保护规划提出以来, 遗址博物馆作为大遗址规划中重要的文化教育、展示和传播场所也随之迅速发展, 同时, 高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也对当下博物馆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选取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为研究对象, 立足文化保护的发展原则, 遵循公众参与的发展理念, 结合遗址博物馆的特点, 对其展陈理念进行深入研究, 以为遗址类博物馆的展陈实践提供思考方向。

关键词: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遗址博物馆; 展陈理念; 创新

中图分类号: TQ174.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278(2023)06-1262-05

Exhibition Philosophy of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 Museum in the New Era

WU Wenke¹, SHAO Yu²

(1. School of Fine Arts,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Jingdezhen 333403, Jiangxi,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Jingdezhen 333403, Jiangxi,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ational Great Site Conservation Planning, as an important place of cultural education, display and dissemination in the Great Site Planning, site museums have also been developed rapidly. Meanwhile, the fast-changing social environment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museum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principle of cultural protection,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te museums,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 Museum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conduct in-depth study on its exhibition philosophy,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inking direction for the exhibition practice of site museums.

Key words: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 Museum; site museums; exhibition philosophy; innovation

0 引 言

陶瓷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 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景德镇御窑厂是专门烧制御用陶瓷的皇家工厂, 其所遗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明清时期景德镇乃至中国的陶瓷烧制水平,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 无数窑工在这里留下的生产生活印记展

示了在中国陶瓷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陶瓷生产工艺和御窑管理体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毗邻明清御窑遗址, 是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担着研究、保护、传承及弘扬景德镇御窑文化的责任。如果说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拉开了景德镇御窑保护的新篇章, 那么,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开馆就标志着景德镇御窑遗址公园建设高潮的来临, 也是新

收稿日期: 2023-04-04。

修订日期: 2023-09-11。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JC21226)。

通信联系人: 吴文轲(1990-), 男, 博士, 讲师。

Received date: 2023-04-04.

Revised date: 2023-09-11.

Correspondent author: WU Wenke (1990-), Male, Ph.D., Lecturer.

E-mail: 418317537@qq.com

时代遗址博物馆的创新性尝试。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博物馆业已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博物馆仅仅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便走过了西方博物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从藏品管理和研究,到陈列展示,再到公众教育和服务,中国博物馆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管理水平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博物馆相当。”^[1]面对疫情冲击的良好应对策略也使得中国博物馆在国际博物馆事务中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地位。遗址博物馆作为中国大遗址规划中文化教育、传播、展示的重要场所,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是,目前针对遗址类博物馆展陈的研究多偏向寻找不同类型博物馆的共性而忽视遗址类博物馆的独特性,简单地将其他文物类博物馆的展陈设计理念和方式应用在遗址类博物馆中,具体表现为遗址博物馆在社会教育、文化传播及观众体验等方面表现不佳等。

因此,本文从展陈内容、展陈设计和文旅融合三个方面,探讨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展陈理念,以期活化遗址博物馆展陈,消除观众与遗址间的隔阂,为加强新时代遗址博物馆展陈理念的建设提供参照。

1 展陈内容:御窑遗址文化的立体呈现

在传统博物馆时代,博物馆展览仅依靠藏品本身固有的知识价值激发起观众的参观热情,但新时代的观众知识面越来越广,获取知识的渠道也越发丰富。因此,一旦展览的结构死板或内容单调,观众很快就会感到无聊,博物馆就无法实现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功能,所以,博物馆需要“确保展览体验舒适、有吸引力、令人难忘,并且是具有意义的”^[2],并注重主题阐释的立体性和传播系统的有效性。

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以服务社会为己任,一方面,基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双重叙事模式,在出土文物专题展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和选题出发,推出了丰富的特色展览,全面介绍了御窑遗址的历史脉络、艺术人文和科技生态;另一方面,充分考虑到新时代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化和个性化需求,积极应对信息传播“碎片化”的挑战,拓展了遗址博物馆的多元传播途径。

1.1 统一互补的基本陈列与临时展览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总面积约为1万平方米,展陈区域主要包括两个常设展厅和三个交流展厅,从不同角度、不同选题系统地展示了景德镇

御窑文化遗产价值及其为景德镇带来的重要变革。在全面阐释御窑文化主题的宗旨下,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与临时展览虽然存在主题内容上的差异,但其核心内涵都是为了保障御窑文化的传播和社会教育的有效性。基本陈列具有规模较大、内容较为系统的宏观特征,而临时展览的切入角度呈现“微”的特点,对基本陈列的内容具有补充作用,充分满足不同群体的参观需求,使观众能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御窑文化。

常设展览“瓷国明珠”内容的时间跨度从明代御窑初设到现代考古发掘,全面阐释了景德镇御窑的历史、人文、艺术、科技及社会影响等不同方面,充分展现了景德镇御窑的文化遗产价值。同一展示主题下的不同展示空间又存在明显的内容差异,例如:“御窑之光”就着力表现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御窑遗址考古发掘中的重要作用;“御窑之魂”回顾了景德镇御窑在独特制度保障的基础上,保持开放、包容、创新的理念,最终成为中国陶瓷生产工艺代表的发展历程;“御窑之器”则将御窑瓷器的生产水平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相联系,传达出“盖瓷虽小道,而与国运事变亦隐隐相关焉”的主题。另一个常设展览“化境&嬗变”以长卷和微缩模型的形式展示了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设计图稿和建造过程,并辅以设计师的采访影像放映,使观众可以切实感受到建筑师创作思路的演变,帮助观众从建筑师的视角出发,更好地感受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这座现代建筑本身所蕴含的御窑文化。

鉴于博物馆的展览如果长期没有变化,就无法吸引观众经常前来参观这一现实,除常设展览外,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还会在交流展厅中定期推出临时展览,如“瓷书御窑”和“龙的传人”。“瓷书御窑”是当代陶瓷书法专题展,展览中的书法创作主题均为陶瓷相关文献,比如《陶记》《景德镇陶歌》《景德镇陶录》等古文献的选段或有关陶瓷的诗词。“龙的传人”则是一个以“龙”为创作主题的当代陶瓷艺术专题展。临时展览与常设展览相互配合,共同深入挖掘御窑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内涵外延,推动了御窑文化的传播和认同。

1.2 多元可达的有效传播路径

博物馆充分发挥文化教育传播功能,一方面,需要“依靠文物资源对展品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不同主题的展览,适于大众传播,实现大众共享”^[3],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认识到博物馆文化教育的特殊性,由于来到博物馆参观的观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生活文化环境、受教育程度、

身体和心理状况都不相同,所以需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大众的认知性、展览的普适性和观众的接收方式,以此打造有效的文化教育传播路径,拉近观众与博物馆间的距离,激发观众的学习热情,使展览的文化价值及宣教意义达到最大化。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传播系统基于社会普适教育理念,将景德镇御窑厂的考古研究转化为便于观众理解的展示内容,力求每位进馆观众都可以有所得、有所悟,以实现御窑文化的有效传播。具体体现在多元化的传播形式和化繁为简的传播内容两个方面:

在传播形式上,展馆内设置有大型主题信息展板、数字多媒体区域信息屏、常规展柜和展品标牌、扩展展品信息的二维码、有关御窑文化和博物馆建造过程的视频影像和利用数字化3D技术提供的互动体验活动。展馆外的媒体宣传除运用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外,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网络直播也成为了主要宣传渠道。例如,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在“5.18”国际博物馆日举行的开幕式和之后的展览期间,多家媒体就展览内容、形式、活动等多角度做了网络直播宣传,进一步扩大了博物馆的社会关注度,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在传播内容上,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展览陈述一改传统使用大量学术性文字叙述的模式,说明文字简明扼要,并以便于理解的“小故事”形式进行输出。比如:数字多媒体区域信息屏就区域的不同主题,分别讲述了“永乐帝思亲报恩”“大龙缸累造不成”“宣德最爱是蛐蛐”等通俗易懂的历史故事;展柜标牌和二维码则以“听御窑讲景德镇故事”为主题,将御窑文化分为一个个片段进行解说,使整个观展过程清晰明了:“最破碎的瓷器”“填空补白”等体现了御窑厂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烧造之难”“集大成者”等展示了御窑厂工艺水平;“花木之好”“一枕清幽”等将出土瓷器与宫廷生活相连;“巧思勤试”“御窑实验品”将观众带入御窑厂窑工视角;“娇黄傲世”“影瓷复兴”等体现出皇帝的喜好对御窑生产的决定性影响;“以瓷市马”“崇佛安藏”等体现了御窑瓷器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的重要作用……

2 展陈设计:以人为本的沉浸式体验

早期的博物馆展陈设计中,设计者往往将重点放在“物”上,而忽略了观众,将大量藏品单一铺陈使得参观博物馆的过程变得枯燥,较难调动观众的学习热情。随着博物馆学研究的深入,

“现在博物馆展陈设计中越来越多的重视观众的体验感,开始改变枯燥乏味的单向展览,设计出沉浸式场景,让展品动起来,和观众产生有趣的互动,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之感。”^[4]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基于“以观众为中心”的展陈设计理念,并充分考虑到新时代观众从单一视觉到多元感官的参与需求、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索的认知需求和从浅层文化学习到深度文化体验的情感需求等变化。在空间营造、形式设计和参观路线等方面通过观众认知和环境的多感官协作,突破了传统博物馆展陈的局限,将抽象的展览主题表现得生动具象,给观众带来强烈的临场感与深刻感,使观众得到了更好的参与体验。

2.1 多感官的空间营造

博物馆的主体结构“由八个大小不一、体量各异的线状砖拱形结构组成”^[5],其设计源于景德镇传统的柴窑拱券,采用新老窑砖混合砌筑,反映了景德镇当地的传统建造方式。博物馆外部空间中的碎石、绿植、水面与作为景德镇制瓷最重要的三种自然元素的瓷土矿、木柴和水一一对应,使观众在进入博物馆之前,就可以在馆外深刻感受到窑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

博物馆建筑共有两层,分别位于地上和地下,观众由地上层的门厅进入博物馆中拱形窑砖结构的空 间,窑砖砌筑的墙面可供自由触摸,而视线所及之处,都是御窑厂出土的精美展品,这种体验与过去窑工进入柴窑中取回烧造瓷器的体验是类似的。博物馆内还建造了数个与周围拱形主体结构相互连通的下沉式院落,其中大多种植了竹子,竹子既是中国传统植物纹样中的重要题材,也是江西自然文化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院落并非孤立存在,即使身处博物馆内,也依然可以听到风拂过竹林的沙沙声,为整个博物馆空间营造了浓厚的雅致氛围。遗址、文物与自然贯穿了观众的参观过程,多元环境与触觉、视觉和听觉共同组成的丰富感官体验,调动观众的兴趣与热情。

2.2 丰富趣味的形式设计

为了使御窑文化能更好、更多地被观众了解,并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展览在设计形式方面也有着不少匠心独运的构思,营造了博物馆独特的空间氛围,极大地增强了观众的参观体验。

在传统展示设备的设计中,用于呈现主题的大型信息展板使用木质材料,并被放置在特殊的位置,用自然光和射灯的配合形成出众的光影展示效果;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多媒体展板统一使用了代表着青花瓷的蓝色与白色;展柜和展品的

标牌则使用了小型透明板,保证了展柜的通透性,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展陈效果的影响;瓷枕和高足杯等修复件的批量展示给观众带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修复好的陶瓷完整器和同类型陶瓷碎片被放置在同一展柜的上下两层共同展示,以对比陶瓷文物从碎片出土到修复后的面貌差异;无法修复的碎片在特殊展柜中进行单独展示,通过不同的布光方法,使碎片本身和影子共同呈现出令人惊奇的视觉效果;古瓷修复的过程作为参与式体验项目被融入展览之中,观众不但能近距离了解文物修复的工作过程,还能通过文物修复人员的介绍更深入地了解御窑文化。

多媒体交互技术作为体验项目也被运用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观众在体验时可以自由拖拽藏品的三维模型,360°无死角地查看文物局部细节。附加的少量文字介绍,能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展品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大大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为了尽可能地照顾所有观众,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并没有一味追求数字化技术带来的酷炫感和现代感,而是尽可能地采用操作简单、便于理解的数字设备,即使是对数字设备不熟悉的老年人与幼童也可以轻易操作使用。

2.3 多策并举的动线规划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观众的体验感和舒适度,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在参观动线的规划设计中同时采取了“弹球随机规划”和“中央核心式”(放射状)^[2]两种规划方式,将聚焦点从藏品客体的“展”转移至观众主体的“览”上。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博物馆参观动线的定向规划设计,充分利用建筑空间特色、考古遗址和周边环境为观众提供了多条非线性的参观路径,不断变化的视觉景观和空间形态增加了博物馆的神秘气氛和展览内容的悬念,缓解了观众参观时的疲劳感。另一方面,还规划了一个由其他支持性展示空间环绕的中心区域作为观众汇集的场所和焦点区域,观众不仅可以在中心区域充分了解景德镇御窑文化的精华部分,还可以以此为支点将其他支持性展示空间中的主题、文物与知识联系起来,获得深度的文化体验。

在具体的路线设计上,观众从门厅向左转可以进入由密闭环路组成的固定展览,并沿着水平和上下环路游走于博物馆两层空间的核心部分。交流展厅可以借由拱形结构的内部开放空间成为固定展览的一个部分,同时,其又拥有独立的外部出入口,使观众可以选择跳过固定展览,单独体验交流展厅。从门厅向右转是博物馆商店、咖啡店和茶室组

成的休闲区域,休息区位于半户外的拱体结构中,观众可以透过半人高的水平缝隙,以全新视角欣赏博物馆外部空间。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发现的新遗址和数个下沉庭院也被巧妙地安排在观众的参观动线中,遗址被数个拱券结构环绕,同时起到了连接的功能,观众可以通过主展厅向下走近后近距离接触遗址,再从对面的阶梯登上小型室外开放剧场,并重新来到博物馆的外部,反之亦然。

这种展厅与其他开放空间相互融合的动线设计,允许观众从任何一个出入口进入展览,鼓励观众在展览中自由规划参观线路。下沉庭院、晚明遗址、不远处高耸的龙珠阁乃至外部的现代生活建筑等多元环境充实了拱体结构之间的连接部分,颠覆了观众对“博物馆是一座封闭建筑”的传统认知,建构了一个开放的空间体系,极大地激发观众的探索欲望和参观时的主观能动性。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多策并举的动线规划,使整个博物馆在相对自由闲散的环境中,依然明确了空间的主次关系,充满人文关怀的参观过程不仅让观众沉浸在博物馆与周边大自然和人文环境彼此交融的独特感受中,也为观众带来了内容丰富且极具趣味的文化体验。

3 文旅融合:从文化观众到社会大众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地域文化互相融合的今天,旅游与文化的紧密联系使文化旅游成为全球旅游热点词汇。博物馆作为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针对游客以文化景观遗产为主题进行教育、研究、保护、展示和传播的中心,同时,其自身也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博物馆为中心进行深度开发,做到文化旅游产品结构升级,使其科学化和创意化。这样才能使游客从“眼体验”过渡到“心体验”,进而将独特的文化内涵及其品牌符号附着于既有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和其他旅游产品上,达到提高文化附加值的目的。在新时代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博物馆愈发重视观众的娱乐休闲、文化旅游和社会交往体验,“国外各大博物馆通常会以博物馆为中心,构建一个融合教育、学习、研究、休闲、娱乐、购物、体验于一体的泛博物馆旅游产业聚集区”^[6],这已经成为新时代博物馆转型的新方向。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不仅是景德镇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志性项目,还是景德镇利用御窑遗址推广陶瓷文化旅游的前沿阵地。自其规划建设伊始,设计者就基于坚定文化自信和文旅融合的理念,致力于将御窑博物馆打造成新时代国家考古公园

项目的标志性场所,通过创新日常管理、与周边景区产生联动和搭建一站式陶瓷文化体验平台的方式,使其成为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的“网红打卡地”。这促成了博物馆从追求自身规模和藏品数量向注重提供高品质服务、满足观众需求的转变。

3.1 日常管理吸引社会大众

为了达到将主要观众从文化学者扩展为社会公众的目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在日常管理方面积极创新。在门票收取上,随着馆舍的建成,博物馆连同整个御窑景区免费开放,这一点化解了公众对收费的天然厌恶感,对吸引公众进入博物馆而言意义重大;在开放时间里,为了最大程度发挥遗址公园的休闲文旅作用,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朝九晚五”,采用了多套灯光照明系统适应昼夜的光照变化,与周边的大遗址公园和历史街区协同联动,24 h 对外开放,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夜生活,助力城市旅游夜经济的发展。这些日常管理举措使御窑博物馆成为了本地居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博物馆外围的龙珠阁、绿地、水池和碎石路面已成为了亲子游玩、市民散步、情侣约会的微乐园。这极大地增加了博物馆的人流量,成功地将博物馆观众从文化学者与游客拓展为社会公众。

3.2 陶瓷文化的一站式体验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内部除展陈空间外,还建有学术报告厅、小型剧场、茶咖厅、文创商店等配套设施,可供休闲娱乐、开展公共教育活动。外部则与周边景德镇传统里弄联动,博物馆观众可以在充分体验御窑的历史文化后继续游览里弄,在里弄的茶室、文创商店、餐厅及非遗传承人开设的陶瓷作坊中体验与瓷文化相生相伴的茶文化,购买文化创意商品,体验地方特色饮食,并亲身投入到陶瓷的制作过程中,创作独一无二的纪念作品。博物馆与里弄共同构成了以陶瓷文化为核心的综合休闲空间,充分践行了“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博物馆不仅是展览空间,还是文化空间、旅游空间、休闲空间以及购物空间”^[7]的博物馆新要求。

4 结 语

遗址是文化发展史的重要见证,是探究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重要文化遗产。遗址博物馆依托于遗址建立,是遗址文化展示、传播、研究的重要机

构。绝大部分观众进入遗址博物馆都期待了解遗址所历经的迭起兴衰、领略古文明曾经的神采奕奕,尽管文物在观众了解和感受历史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遗址博物馆还需要充分利用遗址本身来构建展陈空间,使其不单是展示文物的场所,还成为文物与原生环境联系的纽带。这要求策展人不能简单地对文物清单或是考古资料进行汇编展示,而是在考古研究的基础上,深刻理解遗址文化内涵,在展陈叙事上围绕遗址与周边环境、遗址与现代城市的关系等相关主题,进而发掘和提炼出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信息准确且富有创意性、艺术性的展览主题。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与其他博物馆展陈的同质化,还可以充分发挥遗址博物馆自身特点和优势,拓宽博物馆展示空间的服务维度,最终使其真正成为承载与传播遗址文化的场域,实现观众对遗址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同时,新时代的遗址博物馆还应将更多精力用于满足社会公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上,重视差异性体验,充分考虑不同观众的参观需求,以服务而非传教的姿态,融入社会公众的休闲娱乐生活中去,引导观众自觉参与到博物馆的文化传播中。

参考文献:

- [1] 沈辰. 再论当代博物馆的策展: 展览主题立意和陈列设计的关系[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1(5): 4-13, 107.
SHEN C. Palace Museum Journal, 2021(5): 4-13, 107.
- [2] 波利·麦肯纳·克雷克斯, 珍妮特·A·卡曼. 博物馆策展: 在创新体验的规划、开发与设计中的合作[M]. 周婧景,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 [3] 罗向军. 公共文化服务背景下博物馆的社会责任解读[J]. 东南文化, 2017(4): 85-88.
LUO X J. Southeast Culture, 2017(4): 85-88.
- [4] 陈思妤. 沉浸式展陈设计在博物馆中的应用[J]. 四川戏剧, 2021(10): 120-122.
CHEN S Y. Sichuan Drama, 2021(10): 120-122.
- [5] 朱镔. “窑”望古今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J]. 室内设计与装修, 2020(11): 24-29.
ZHU P. Interior Design + Construction, 2020(11): 24-29.
- [6] 赵迎芳. 论文旅融合背景下的博物馆旅游创新发展[J]. 东岳论丛, 2021, 42(5): 14-22.
ZHAO Y F. Dongyue Tribune, 2021, 42(5): 14-22.
- [7] 田甜.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多重视角下的展览体系架构[J]. 东南文化, 2021(3): 131-135, 190-192.
TIAN T. Southeast Culture, 2021(3): 131-135, 190-192.

(编辑 梁华银)